

資中筠自選集

閑情記美

资中筠自选集

開情記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情记美 / 资中筠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8

(资中筠自选集)

ISBN 978-7-5495-0792-4

I. ①闲… II. ①资… III. ①序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随笔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407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邮编: 256401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6.25 字数: 133千字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患。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爱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

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

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

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人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笑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

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

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

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

目 录

自序 / i

《旅美小事》序 / 001

关于巴金《家》的随想 / 007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 012

——我读《丁庄梦》

深入浅出为文章之上乘 / 020

——《哲学的慰藉》译序

信、望、美的追求 / 028

——《啊，拓荒者！》重版序

黄遵宪的《新别离》诗 / 036

热潮退后话《廊桥》 / 041

诺贝尔文学奖有世界意义吗？ / 049

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 / 053

——《啊，拓荒者！》中美的启示

巴尔扎克笔下的官僚体制 / 060

无韵之离骚 / 068

——太史公笔法小议

巴黎市府大楼前的游行圈 / 075

访旧得旧的惊喜 / 081

——重游维也纳之一

体验“音乐之都” / 090

——重游维也纳之二

在国外“吃请”记 / 099

信誉能否靠良心来保证？ / 105

——美国大学中的“信誉规则”制

总统早祷 / 111

——旅美通信

从玩具钢琴启蒙 / 118	
个人演奏会 / 123	
清华园的弦歌雅乐 / 130	
钢琴与政治 / 138	
复苏 / 145	
过瘾记 / 154	
弹不好有感 / 159	
——不算乐评	
“台后流泪，台前显贵” / 166	
留得天籁在人间 / 170	
——弹不好莫扎特有感	
在美国弹琴的遭遇 / 176	

《旅美小事》序

这是一本很好看的小书¹，都是作者在美国亲历的小事，完全是朴实的白描，作者自称“用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的视角来观察和记录的”。既然感到值得写下来，总是有所触动。多数“小事”在美国人看来视为当然，天天视而不见，而在中国人眼中就有其新奇之处，通篇串起来，就显出了“美国特色”，也就是美国人行事处世与中国人不一样的地方。看得出来，作者是有心人，他所捕捉的表象大多说明了某些本质的东西，而且反衬出某些与此相对应的“中国特色”。

书中一件件小事多是在生活中与普通美国人交往所得，串起来得到的总的印象是普通美国人善良、大度、热心、开朗、务实，城府浅而少心计，最后一点与中国人恰成对比，所以常会使中国人觉得“傻”。作者在一件事上自嘲说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人”了。

1 《旅美小事》，聂圣哲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版。

这个总的印象与我多年与美国人打交道中的感受相吻合。中国人从自身经验总结出的“各人自扫门前雪”、“防人之心不可无”、“逢人只说三分话”之类，不存在于美国人的处世哲学。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国人所缺的那点“傻气”，成就了美国人的大业。

作者八岁的女儿在学校的一些事最说明问题。她参加一个“帮助俱乐部”，是小学生自发发起的组织，像模像样地制定几条“章程”，其中有一句话：“帮助别人是我们融入社会的开始……”一学期下来，记录了许多帮助别人的“好事”；她还参加为非洲饥饿中的孩子募捐，做法是挨家挨户推销一种巧克力，卖价比市场高，高出的部分就是买者捐出的钱。她有板有眼地按程序去做，居然做得很成功，手中的巧克力都卖掉了。试设想，如果有一位中国老师忽发奇想，在学校发起这样的活动，会遇到什么样的反应？首先家长就不会答应：哪个家长会放心让一个八岁孩子独自挨家敲门推销？十有八九是会碰钉子的，那孩子该多委屈！说不定还有人身安全问题；为遥远的非洲人募捐更是不可思议，我们自己这么多灾难还顾不过来呢；再者，被募捐的家，忽然一名孩子没有大人陪伴，没有“有关部门”证明，敲门推销高于市价的巧克力，谁会相信他（她）？后面有什么背景和陷阱？还有，谁保证募来的款项都到了非洲饥民那里，如何证明？这些问题在中国都难得到解答，所以这种好事难以行得通，而在美国似乎不成问题。在操作上有行之有效的一套规范；人与人之间有基本的信任。而且这种事习以为常，时时、处处都有某种为世界上某类人群的募捐活动。是否捐赠，大家凭自愿，“事行乎此心所安”。事实上总是有人愿意捐。所以我曾说“捐赠文化”

也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成为美国社会的一种特色。这是从小熏陶出来的，作者女儿的经历足以为证，而且不是特例。作者认为培养从小关心他人，是美国式的素质教育。我们从媒体上经常读到的是美国哪个校园发生暴力事件，因为那是新闻，而上面提到的这类事是常事，毫不新奇，所以不会有媒体报道。

美国人择业观念也与中国不同。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事，共同竞争职位，作者和一名中国同事当上了助理教授，而美国人希拉克当了实验员，希拉克很高兴，因为实验员工作轻松，收入还高，感谢他们两位让给他这个职位。中国人却觉得好歹助理教授也是教授，如果当个实验员，跟国内的家人说起来多没面子！还有一位在本专业中顶尖的名教授的双胞胎哥哥自愿经营垃圾处理，弟弟颇引以为自豪，而且说退休后就要加入哥哥的垃圾处理公司，因为可以为环保做出贡献。一位名牌大学教授自愿转到中学当老师。一位木匠师傅是业余摄影家，他的摄影达到与《国家地理》杂志签约供稿的水平，但是他坚持木工为本职，收入不低，足够经常旅游摄影，而摄影只是业余兴趣。他在作者家里做木工活时一丝不苟，完全是个普通工人。还有一位哈佛毕业生，因父亲是油漆匠，从小耳濡目染对油漆产生爱好，尽管父亲希望他不要再在油漆气味中生活，他最终还是凭兴趣选择油漆为业，不过是通过说服他在职的公司老板成立了油漆部来实现。油漆部由他负责，并培训工人……诸如此类故事都说明美国人对不同的职业没有中国人那样森严的等级观念，他们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在别人眼中的虚名而工作。首先是凭爱好、兴趣，而且相信行行出状元，油漆匠也大有发展前途。我想起多年前认识